林下筆記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五

春明逸史目錄一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五

春明逸史目錄一

蒲鞭不用
巡路村童
邉山望海
完伯還拜游觀
秋堂審理
續蘭亭會
嘉梧谷壽藏
喉臣感仁德
大造殿入侍
洗心臺射帳

金沙

請仍循吏反當問備

海西夫人庫

北伯擇差

公堂不廢

咸鑄始末

蕩減銅債

罷人斯得

老峯深衣

行鄉飲禮

啓請名幕

家傳蕉扇

可吾退士墨

張園讌遊

見詩識氣像

衡園酬酌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五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春明逸史

橘山退士林下錄起草於辛未季秋作記旋閣至孟冬禁直畢錄蓋其錄不論次序隨事隨記凡六冊

國家盛事

己丑元正純祖展拜真殿翼宗以世子陪焉憲宗以元孫亦為陪後帝王家三世同為謁廟從古罕有之事伊時卿宰班退相慶余弱年聞於家庭者也

歡慶殿失火

純祖庚寅孝明世子欑室奉於歡慶殿啓欑日失火王考孝貞公馳入遇一重臣探梓室安否冷談答之際進石厓趙公萬永問之趙公握手大哭曰尚未移奉也後又問退梓室答以燒之公曰當念呂夷簡治喪事趙公平生不忘是言云

膺賀天成

純祖癸巳展謁廟宮憲宗春秋為七歲袞袍金冠乘輦陪後凝黙端坐儼如成人士民觀者舉欣欣然有喜色余於路左亦得仰瞻緬憶四十年事宛如隔晨

還御東闕

仁陵剟行後翌日憲廟奉陪慈殿自慶凞宮還御于昌德宮上御裹服乘素輦出宮禮也

春宮眷顧

翼廟在春邸時余年十六被選蒲製初試入對扃明特垂眷注翌日先大夫外任低擬蒙點人皆謂曰昨睿聰有槩也而先君屢入節製之選厚被隆顧之恩何待今日而然也未幾先君登苐遭庚寅之慟爲畢生之恨

庚寅應製

記昔庚寅王世子設圓點應製于重熙堂主文金竹里履喬也世子書下一紙曰今科少論烜爀家爲之甚好金公無以應之還納其紙及坼榜先大夫爲狀元賜第天意有在人事自合也

藥院銀器

憲廟丙申藥院器皿色渝大內震動都提擧苙溪朴公宗薰陳劄自列馳報於鄭公基善問可以參照善處之方鄭公未克奉復而書議于先君子先君引宣廟朝藥院下隸有疥瘡者誤研雜藥於銀器以致色變伊時因傳教勿問事啓送翌日東朝以此下教析

諭事得已是後先君不向人言此事人亦不知其考據之所由也

濬源殿變

憲廟丁酉秋上展拜于太廟出宮時有鷄飛上輦屋自內問於國卜康姓人對以鷄屬酉方其兆似當白衣周旋之事是日以濬源殿影幀變出事道啓入來上具淺淡服行望哭禮舉朝奔忙其言有驗

晉接儒賢

憲廟癸卯春幸行華城遣閣臣金始淵傳諭于經筵官洪公直弼使之入對於鷺梁行宮洪公承敎來待

於是命史官傳諭如大臣入侍之禮上改御道袍即
為延見亟問為學之要甚盛舉也山林召接曾自純
廟後絶罕至是始有之軍民觀者莫不加額
聖痘平復
癸卯秋憲廟患痘證候不順數日之間上下焦煎豐
恩國舅議進鷄膏宫人阻搪公厲聲叱退手自奉進
聖體竟得平復而趙公自是眼精昏眊畢竟廢視先
輩忘身憂國之誠如是也
聖聰記存
余在南床因講義規勉肆陣摠方之無益於學問後

八年憲廟語及伊時奏對亟稱之君上雖在冲年臣子之言動無不記存於聖衷至矣哉

誕日應製

憲廟誕辰召諸閣臣於重熙堂賜坐宣饌命諸臣應製題以聽蟬七律製進知申洪葯玉鍾應爲魁余爲副教賊臣曰君作居首則人必謂私仰想當日事自不覺愴感之交中也

正朝陳賀

正朝陳賀大禮也内外命婦例爲朝賀亦有習儀而正廟癸卯只行外陳賀陳賀行之則問安無之也

聖度包容

憲廟奉慈聖重修壽康齋親撰偉文命臣書之以楷行書於榻前奉而進之及經御覽也始知誤落一字悚惶罔措上笑曰舊本亦有落字之傍書添入者御手磨墨親為爻書其包容之德有如是者題額字命於經山鄭公元容取其多福也

雕墻塗灰

重熙堂燕寢也制度與外殿稍異面墻頗事雕繪游觀金公興根請罷着役之人憲廟頷之命塗灰覆之大聖人虛受之量可以有光於史冊也余數十年後

見之塗灰如舊

嗽芳齋

憲廟儲古今書畫於一室名曰嗽芳齋命諸臣看檢臣因奏曰皇朝有一朝士多儲器玩書畫甚愛重之一日有僧請見之玩賞一回無髮致謝問曰胡為謝乎僧曰皆為吾有故然也朝士怍曰何謂也對曰一時經眼足為一時之有矣其人悦然有覺即日散之云上聽畢微笑更不以書畫等事下詢也

儉德恭記

憲廟燕居多御澣紵衣文房俱常品絕無奇巧之物

衾褥無緞氈帳帷遶紗羅此皆賤臣之所常仰瞻者而外間多譌言甚可恨也

禁中古硯

正廟朝貴藍浦石使方孝良刻草龍等物成小硯其時寶之若天球弘璧庚申後流落人間余近得一方於宮人族屬果希品也藏于匣非褻物也敬先王手澤也余入燕都朝士爭求藍石曰非淘硯比也可知藍石不讓於歙産也

漢陰紅髀

辛丑上元夜夢孝貞公立於靈筵上招余伏于前授

一張舊紙奉而展視乃漢陰公紅牌也末端大書余姓名三字而黃籤書之曰克紹李德馨遺蹟余抱而起拜是年三月登第先是王考亦夢漢陰公來臨索酒饌仰問白沙先祖答以種種相遻倏然而去翌日其本家以公之祠宇入京請借陪隸未幾又有科夢尤奇哉

戒才

余委禽鄭門之初戲墨作字岳翁曰才之忌人一藝亦然如君輩不必早得才名不若韜晦而避人猜嫉未幾公直太僕趙公秉龜乘夜屢往請交公漫應之

而已後趙公語余曰君之岳翁白刃可蹈也其時棄官歸家故云

支勅記年

余在灣府兩年之間再經北使一則憲宗大喪弔慰行也一則道光皇帝傳訃行也辛酉在海營支咸豐皇帝頒訃勅癸亥冬哲宗昇遐翌年甲子余以別慰之任迎弔使通官等輩皆頗熟大抵支勅之際灣府通事輩之先為操束為上然亦不可用一切之法也上勅和色本性頗踈故向余款曲別後連有問訊之書贈余橘山意園額字筆法遒勁不似滿人書也

堂后同僚

余於堂后與鄭基世南秉哲沈敬澤金益文洪祐健趙然昌金世均趙秉駿金翊鎮金有淵李參鉉金敬鉉張仁遠李墩趙龜植李裕膺諸僚同為周旋于今三十年間已歸道山者殆忝半俛仰今昔自不無人琴之感也

夢遊摛文院

余幼時夢遊一所樓閣重疊金碧輝煌蒼松覆園兩鶴在庭種種有如是之夢及策名選入內閣一如夢中所見園松庭鶴的歷可記三年豹直重縻是銜唐

人前定錄非鑿空之說也

叅外六兼

內閣建置後始有六兼之說所謂六兼者內閣待教藝文檢閱政院注書弘文正字校書正字春坊說書俱為峻選而一人兼帶也自設閣後至今九十年來俱兼者僅為五六人豈可期也哉余忝幸得五兼而說書則以春坊不設未也

待教南床

正廟丙申設閣以弘提副學人為內閣提學直提學黃江漢景源李豐溪福源差提學俞止軒彥鎬洪國

榮差直提學李文翼秉模差直閣丁酉徐心齋龍輔閣待教而待教初無南床之兼故楓臯金公祖淳雖待教陞六而未叅館錄矣正廟教于政院曰所謂副提學來待嚴責之自後命單付南床自徐公有榘始也其時副學即李公義弼世以所謂副提學朝之直閣則始以銓郎備望逮純廟朝始為行閣而不得直擬館職伊後則稍稍擬差云

古金牌

設閣初錫鑄金牌二件刻奎章閣學士之牌七字直閣待教用為前導質極鈍朴旋即廢置乃以木刻塗

金代之㑹嘗尋閱果然長廣大於今時之牌重不可
用藏在庫儲人無知者

玉牌沿革

玉堂銀牌中葉以玉爲之刻經筵廳玉牌五字牌隷
藉此爲生梗之資惹鬧閭市若或毀傷則累及他人
所以代用木刻塗銀改玉字爲蠟字今號爲蠟牌玉
署之清高自是而減矣內閣設後金銀牌隷互爭先
後以是入闕銀牌隷敺出闕外自是前導廢舉皆抑
欝今則復古

鑄字典守

列祖鑄成活字可謂我東天球河圖也藏於鑄字所
郎闕内東所字内而無典守者每每見失故余管閣
務飭令該所衛將檢察偷竊者使之間五日來告伊
時頗有効近復如前云

閣臣新舊錄式

叅外閣臣出六則不拘新舊錄陞品矣甲午以前政
色吏恣意立論至有新舊之别此雖不悖於理而古
規則違矣陞品人之東壁直擬依舊也

叅下對讀官

辛丑冬余以曾經翰林蒙點於對讀官副擬隨衆入

參承命讀試券至數三張無止之之教命官爲奏被
選之券不必盡讀上微笑止之其後又以此任入參
方讀券承旨洪公在喆奏曰試券向上展之對讀官
在券頭奏之好矣上可之乃倒看讀奏僅甫成撡上
大笑止之伊時周旋雖若窘跲反爲眷顧之階事不
必索莊也

召對恩數

壬寅夏余初入內閣上不時行召對賤臣講綱目幾
盡卷讀奏無止之之教承旨尹聚堂正鎭讀奏無多
遽命止之體諒其年老也尹公雖老講聲中節洪亮

可聽自是頗垂眷注而竟不得進用士友惜之後尹公葬於嘉平立石里地近余鄉而即余薄庄之所屬也追想伊日事具券付其家

坦齋警語

表叔復坦齋朴公遣人言借寓江榭余往謁公書示所作五律一首余次韻五疊並成以呈公一覽無所教後對先君言曰甥兒年少氣銳作詩太無撿意須警飭也蓋公於詩律本是困作故戒諭後生如是然余豈欲速作敢為衒能也哉公諱綺壽官吏曹判書內閣提學謚孝文以文學忠孝名於世

科後戒

余決科也坦齋公先戒之曰勿近雜術人登科前筭命評相容或無徃科後人喜匪類棊皆見敗古之鑒戒非一二人汝何嘗見此等人於吾家乎公之言尚不忘若逢方外人輒思公言而遠之其效不知中甚多

三詩軸

余於應榜日承諸公之賀詩坦齋詩曰高門軒冕儻來榮宅相才賢早策名魚躍龍門雷雨會鵬搏羊角海天程小儒全尚詞章習大器終資學力成實下工

夫經史裏公餘却掃更專精經山詩曰唐時學士宋時卿俱是泥金帖裏名貴相先徵儒雅氣清班共數世家聲定知青紫由經術即着風雲入遠程賀語門閭多喜色錦韉飛到杏花明紫霞詩曰樸學名家况少年掄才今見得人全存亡感憶東江老歡喜魔狂北院禪大小篆生分隸古杜蘇詩近性情傳難量異日君成就蘆舫羣賢證墨緣時稱爲三詩軸

壬寅閣圈

壬寅閣圈時坦齋朴公主圈而待教會圈也余得七點趙秉駿金世均六點也余當爲首望而坦齋曰吾

何以內舉乎諸人皆曰縣多者自當為首竟從衆議而人皆服公之正後公語余曰汝之此銜儻來也何不使我當難處之地乎嗟歎未已公之公心於斯可見

幼時聰慧

余年四五歲時事往往記得矣鰲恩君及琶西丈之來臨吾家歷歷存想後閱者社畫像帖兩公之儀形宛如幼時所瞻而年長後事頗多遺忘何哉鰲恩君諱敬一官左議政以孝旌閭於余為族曾祖琶西郎族丈判書集之也

仁政殿灾異

純廟甲子仁政殿火改建其時各道公廨及倉廒多火憲廟朝大樑折其時不敢言是事己酉後修改稍早幾尺蓋甲子火後別無大害折樑後幾年憲廟昇遐

火藥庫失火

記曾戊寅年間余暑月早起天無雲而大雷聲遍動於終南之際窯櫃搖撼鎖鑰自開少焉如雹似霰之火焰湧出合成大塊黑雲彌漫天際忽然西北風驟起驅出火塊於南山之外須臾城內須洞共傳南營

火藥失火云始也慮無不到終焉好風来自料外竟得無事天也

鐘閣

余少時大鐘落後三十餘年又落不幾年大改建制度宏麗凡三見是役也

東門之甃

興仁門年久俯於東乃樽風之力也將甃之難以用工木遂以大麻索繫之於西縱横如張羅待霖雨使索潤而緩及其曝也索乾而縮門隨而自正此姜㬭五之計而余少時所見也宋時築百丈塔逼手斜其

西人恠之後積受西北風塔遂正事見歐陽集姜君
事亦從文字上出來也

史官恩遇

先輩每勸余多入堂后俾知筵體故所以仕於堂后
者為百餘日之多而西壁南床後亦為是任以是今
日所行之事皆前日經歷者也憲廟常以史材稱之
有所由而然也當宁朝以史官生疎至勤飭教賤臣
奏曰同副與廳注職掌最緊故必先講習而後能之
挽近廳注之任每多厭避故以致生疎矣臣則曾以
待教檢閱屢為假官而預備翰林本自無碍即故事

然也

內閣無相避

余拜待制坦齋朴公時帶提學余即具疏請避批曰閣職亦無相避自有先朝聖批不爲允許蓋正廟曾有所處分故近例援此也

外閣

正廟朝設外奎章閣於江華府藏當宁冊寶御諱帖又奉大明御筆置閣屬一如內閣而丙寅以後遂廢之

崇禎御真

憲廟手封一簇子下于內閣仍有勿開精奉之命閣屬無以知之後值皇壇奉審時使之移安於敬奉閣於是始得展瞻乃毅宗皇帝聖像也龍顔宛帶宵旰之憂想像伊時事不覺傷心也噫神州陷於腥羶而惟獨青邱一隅為乾淨之地何幸天子御眞儼臨下土使我聖上得伸尊周之義是豈偶然而然也

召對座目

召對命下則入參諸員之座目弘文館出草告于堂后例也先參贊官次玉堂次閣臣而資品不論也余在右史釐正此規一從資級高低書之而出諸邸報

則不然以叅贊官玉堂先之

御前聯句

憲廟進諸閣臣命詠酒五言聯句時入侍者臣徐憙淳金興根尹致秀南秉哲李裕元也按次押韻首句云種秫成佳釀徐新方自杜康味甘垂禹戒金德頌記劉狂雅與詩人伴尹時求老婦藏三盃通大道南百飮仰無量椀禁嫌盈滿李罇金敢色香謫仙眠在市徐居士醉爲鄉已喜愁城破金端宜俗曰忘五齊陳禮器尹萬壽祝公堂浹髓春風入南吸喉夜月涼交醻賓主拜李相替少長行糟滴鵝偷眼徐鑵奇羊

轉膓白衣來栗里金紅友渡潯陽開甕霞熏繞尹煮爐霧縠颺禪遊蓮社許南靈藥菊泉芳酒史補餘韻李陶然興趣長徐合十五句應命而退

皇明寶錄

純祖己丑命購來皇明寶錄是謄本也翼廟令金相履喬作小識刊於第一匣使之藏於內閣余在直廬謹就其中抄我東事彙成一卷歸之楓石徐公有榘其語惟年例貢獻等事也憲廟甲辰命移奉于皇壇將與天球河圖同垂於無窮也

孫武子懸吐

余直攜文院憲廟下孫武子二冊命懸吐以入余書生也軍旅之事未之聞焉何能解兵學既奉教矣不獲已掐在直檢書使之執筆口授以懸仰塵乙覽後幾年見於樂善齋夾室未知今在何處也

體論類編抄輯

閣直靜閒繙閱書籍為消遣法擬輯一書俾作攷據之資以發明綱目為主繼以宋元及明史諸書就中可備顧問者分類抄存彙成二十四卷題以體論類編謀王體斷國論非正史不可為之之義也草出楓石徐公校正心庵趙公斗淳見而稱之曰吾亦有意

莫遂者也謄去一本更囑以資治通鑑依此成書

國朝謨訓抄輯

體論類編既成繼抄國朝寶鑑中最所鑑戒者彙成二冊名曰國朝謨訓未及校正而澥荷趙公秉龜見於直中亦為謄去

几杖教書

憲廟乙巳豐恩國舅壽躋七旬命賜几杖御醞法藥以寵之禮也教書製述難其人雲石趙公寅永指余差知製教使之撰進原文載於續文苑黼黻初以文草斤正於雲石也公以懿親二字改入於句語中余

謂懿親用於王室同姓雲石拈出古文淵鑑外戚敎文用懿親之句指而示之余得知之

白鳦記名

余試士清南叅榜人有趙姓者以鳦爲名甚怪之後進士趙白鳦來見余詰其命名之由曰廚上有白鷰之巢感而名之余曰非白羽之白是白脾之白其人笑而起

紀功祠碑

余素拙於筆而人皆愛之嘗應心庵請書其所撰紀功祠上樑文雲石相公見而恍之語心庵曰以何福

力得來好手筆俾書其文于紀功祠者幸州所在權忠壯公賜額院也雲石奏請建祠而仍撰碑文以余為忠壯外裔充書寫之役

先輩期待後進

彜齋權公敦仁以嚴見憚而愛余最深余以問郎與公周旋為一朔之多後或往拜公必進書畫與之評論雖尋常疏草亦出而示之雲石趙公簡重寡言而見余則輒多酬酌皆余忝下時事也以余渺末何以得此於老成而兩公之虛懷下士推可知也

憲廟乙巳余充三行人雲石笑曰君聞入燕三貧之說乎夫貧言貧銀貧之謂也又曰姓字之失本音最可悶也余以詠詣聽之及入燕也所謂三貧者果如公言而公姓之趙字稱以子午音惟余李氏不失本音

經山寄詩

經山鄭公就養於長子成都任所聞余赴燕郵筒寄詩曰灣陌離歌出塞時綠江舟動旆初移三更雪幕風笳裏試誦星辰虎豹詩註曰僕於越江露宿之夜得句云桃上星辰動床邊虎豹眠大為楓皐太史所

稱賞今於年久之後爲君記之余經其地儘覺公詩之襯當也

高麗村

瀋陽有高麗村從本國被擄人居之者也其人俗尚我國耕食水田善作蒸餅東使之過也必羣集而觀之以餅饋之償之以東産我國南門外亦有異胎院壬辰後徙置倭種因以爲名今無稽之

燕京會館

余在都門爲彼中士友所携往遊會館則留館者爭相求書不覺日之晨費繭紙屢百幅而最勞神者展

一紙大可數三間運意排字艱辛寫出雖得家人憐於我何有哉及歸眼眩腕疼仍作數日苦少壯者猶如此況衰邁之人乎赴燕者不可不知

燕俗重東人文華

金邵亭永爵贐詩文於赴燕人彼中一朝士索覽不還裝潢成帖遍徵題跋通閱三十年不替郎大理少卿李雨帆也余尋雨帆出示此帖燕士題語曰東國服習中華文翰如此稱爲小華者宜也余亦於是會作楹聯題額不少翌日多見於市肆

安南使臣

余入燕都見安南國使臣冠帶制度如我國其團領胷褙犀帶網巾之屬俱大同小異紗帽如我東樂工所着而前後餙金花其人短小羸黑善文能書書尚晉體官有學士寺卿等職為倣中國而然也噫一自用夏變夷之後薙髮紅帽遍滿中土漢官威儀無地可睹今見安南人其衣冠文物猶傳皇明舊制李芝峯見該使臣自言非公會不着網巾云

中國門額之讖

宋徽宗改元宣和乃契丹宮門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悟明蘆溝門額一曰順治祝民一曰永昌祈國也

崇禎丁丑所建也後闖賊僭號永昌清人改元順治遂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之國號年號先見于此誰謂非正數也余見蘆溝橋順治永昌兩門今無

稱萬歲之始

人君稱萬歲出於詩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之語而史記封禪書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後世賀儀有嵩呼之文實原於此余入燕參保和殿賀儀唱嵩呼曰宛歲漢音萬音宛歲與我音同

燕舘逢葉東卿共論隸法東卿謂余曰大凡隸書易於塗鴉而尋書能一筆寫之無拘束態此固勝人處仍以有道在葵藿所樂於桑榆之句請書睺軸余以隸應之因其所好也

燕京雜戲

中土人率皆薙髪衣制不古惟三代之法服俱在於雜戲中看来可爲於邑然而先王制度猶藉倡優而傳則是亦爲幸耶聖人云禮失求之野不其近歟

浙東長腰米

余聞長腰米品爲第一入燕賭之於御厨房得二封

皆以朱字書之曰浙江貢獻米云其大不及我東早稻然既供御饍則品勝可知所謂長腰米何獨擅名於今古耶我國畿内之驪利湖南之沃蕩等地俱極膏腴不羨夫中土之沃野天府其所出之米足可抗衡天下矣但浙東之種也孰所得種子使老農播植及其秧出別無新奇豈力購来還覺一笑

不食牛肉

余與中朝人叙話爲贈乾肉則不食曰我山東人山東重農不食牛肉又贈他人其人受而食之問其故曰生肉不食以此見之山東之不食重農而然炙而

食之未詳也乾肉䀋決膾不厭細然則南俗有之北方不然㪚我國近於山東而其俗不同日椎幾百牛而農又不廢其俗量可知也李文成不食牛肉卽此意而昔人云牧羊則牛禁不勞而得此論甚好然土不宜羊享祀之需貿取於柵市則危人所食其何以易之以羊耶

千里鏡

余在燕邸借得上品遠鏡對月覰之月近咫尺而山河之影似非虛像也形如椀器之覆其文磈磊淺處朗而深處暗惟是合璧之光蕩漾碧空眩人目精有

非管窺所可測量然桂樹玉兔之說殊覺荒唐矣古人云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若如是則月之去地雖與星辰相遥似此高遠之際豈可以千里之分有何增減也哉遠鏡之照雖及千里猶不足輕重況不及百里十里者乎千里鏡之理實為難解也

遠視靉靆

眼鏡之用為奇而遠視則尤奇矣余於燕市見一靉靆制非別様而着以視之則十里内之微物可辨非比千里鏡之制度張大也呼價七百金無由購得惜哉

鶴膝眼鏡

眼鏡始出於西域滿剌加國眼乃掛鏡而明也陳眉公曰形如大錢古者只有玻瓈鏡音弁尼明史出於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後有水晶鏡純祖庚午年間譯官購來鶴膝鏡茲後遍滿于世

辨古器法

以古器稱者皆贋也余於燕市看閱古器不為不多而俱不足道燕人亦曰真者僅有而偽者多也葉東卿示余以翁覃溪所儲一古鼎亦贋也辨之之法大者輕小者重然後為最良惟永平府太學所庋宋器

稍近古制似象尊而有刻銘雖自皇明初傳之亦舊
也何必以宋為準也

古銅制

鼎者所以熟食器也絶大曰鼐圜掩上謂之鼒小鼎
也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鉉所以貫鼎而舉之
也鼎蓋謂之鼏大曰釜小曰鍑無底曰甗大上小下
若甑曰鬵土釜曰鏊溫器曰鐎斗也鎢錥謂之銼鑹
蜀呼鈷鏻火巫曰鑪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
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石曰壺六樽為彝

覃溪舊宅

翁方綱舊宅今為葉東卿所居葉乃其婿也余尋葉老觀其家舍別無宏偉奇巧之制便一書生家也但一異石高可數丈堪供米顛祀笏之拜又一古鼎在庭畔是果文人本色也昔月沙訪弇州宅樓榭壯麗排置炫耀云此則屢代卿宰之故也然而奢儉係於其人之品操耳

燕人問萬歲橋

蘆溝橋天下有名處也在於燕趙之界余玩而歸諸朝士問萬歲橋優劣余曰其長可與同諸人壯之又問制度余曰緬木也諸人始大笑蘆溝橋以石為架

以玉為欄雕琢非常不容三帆竹真壯觀也余寧甫
荅本國之樸見笑大方至今堪噱

中國士友贈遺

燕都朝士之同爲唱酬者多有贈遺葉志詵贈杏花直幅古鼎圖姚衡贈紀年編喉症通論引痘新書山海經箋疏姚覲元贈唐碑唐人近體詩抄歷代世系紀年編文僖公石刻三種再續三十五舉卷宣南吟社詩錄呂縉孫贈賦色寫生及楹聯字米老帖盡扇楊尚志贈紀元編黃爵滋贈蘇箋李伯衡贈東坡帖沈亭惠贈墨刻紫陽楹帖蕭尺木姑熟山水刻本和

色本贈墨刻帖瑞常贈圖章王楚材王彥渠俱贈大羊毫僧三明贈惲壽平畫周棠贈石鼓歌古今石刻古硯蘭亭修禊帖直幅屏横披古寶賢堂帖石章隸書蘭竹畫漢碑俱是珍玩奚啻百朋也其時問訊之書粧為簡帖五六卷藏于家

各司禮數

余以承宣叅次對憲廟申飭各司禮數至於摘奸以至承旨之廚院供上看檢也進排官禮數亦不敢廢時余適帶禮房廚院翌日上問禮數之如何以如例行之仰對從此不得廢之

灣尹擇差

憲廟戊申灣尹缺上謂相臣曰邊門重地府尹擇差何時不然而挽近包蔘一款大爲弊端矣昨年雖出節目未有顯効云今允愼擇差送可也鄭相元容奏曰向以蔘弊矯捄事自廟堂新定條式而臣則曰此皆末節也矯捄之道惟當擇人而任之苟欲如是莫如松留灣尹之俱爲擇差也上曰內閣通列之臣特除則聲望所及原有彈壓之効以李裕元差遣則似當善爲矣鄭相曰誠如聖諭而閣臣可合者又有金英根南秉哲李埈而裕元是臣侄婿得無近於內擧

予聖教雖如此無以奉承上曰予意攸在指名特諭則於卿何嫌之有哉

灣衙覲親

余任灣府寮居以冬至正使入府之日境上迎覲前此李公在學以府尹拜其大人崇祜上价之行蓋罕有之事人皆榮之翌年春余內移未及發特旨仍任一再覲於江頭若天恩有偏也時中原有事謗啓三出連承安信因是而得蒸簡承三緣北啓鴨艎覲再感西仍之句題板

鴨江斷流

己酉夏鴨江之水無端斷流行人不揭而涉竟遭六月崩坼之變中國則繼有皇太后皇帝之喪使星絡繹疲於奔命而兩國大事終年未已

道光太后

道光皇帝太后嘉慶帝之後宮也太后之所生子欲害道光道光送鴆客于寢室道光知其由以手摶疑置之屋窩中終不言是事太后從宮妾輩聞之鴆疑其子道光感服事之若親母也余奉使燕京槍聞於朝士及余在灣府太后崩詔書出來言及是事曰有難忘之恩行三年喪云

統軍亭舉火

鴨綠江邊設戍軍結幕守之統軍亭上舉火則幕軍一齊應火例也此爲灣府壯觀其來久矣李東岳詩有自是單于事畋獵城頭夜火不須疑者是也又有一詩曰六月龍灣積雨晴平明獨上統軍亭誦傳簡易簡易驚曰寒矣寒矣東岳問其故對曰積雨而晴而朝氣冷獨立於塞上江樓安得不寒乎蓋其境在乎此問答矣

聚勝亭懷古

亭在灣府城内間架不滿四十即宣廟駐蹕處也園

有丹楓數十株後軒留諸賢題刻其中亦有漢陰先生題詠余作龍灣誌序文先祭白沙先生躬執羈靮之事末曰余亡府訖奉審聚勝亭入門而孼鞠焉升陛而趍走焉登軒而傴僂焉而思之曰是吾先祖之所嘗孼鞠焉趍走焉傴僂焉而竭誠謨猷賛我先王中興之所也敢不惕然而感肅然而敬忠義之心油然而生乎余之此記非但感舊聊為贈後俾作子孫他日之觀云爾

灣庫債案

勅庫錢放債久為清北民生難支之瘼矣查其舊案

則銀複為錢錢複為穀從中幻美其端不一甚至雜技酒麵之債亦入其中莫可清帳擇其可捧者略千取刷其餘則並蕩而焚券別備七千緡俾作資本或可為一分矯枉之政也

比年西行

甲辰清南試士之行乙巳行臺赴燕之從戊申灣府擇差之任計其往返行程凡宿於練光亭為六次矣半生官蹤多在於清浿長樾之間信乎其有緣於關西也

關西之最名稱者平壤之練光亭灣府之統軍亭而其題板不可勝數其中任疎庵叔英練光亭序與滕王閣序一般統軍亭亦有之多傳誦之句

浿江船書

余見浿江樓船秋史書鄭知常採蓮詩其詩曰蓮葉參差蓮子多蓮花相間女娘歌來時若伴橫塘口辛苦移舟逆上波稱為樂府第一

當品完伯

三品之秩為方伯者甚貴而湖南尤難余之所見者唯表叔坦齋朴公游觀金公梧墅朴公永元圭齋南

僚秉哲是巳彼諸公則文學政事足以當承宣之任而余以迂踈之姿承之於羣彥林立之際後又經二藩一留世之經三藩稱者經山鄭公洪譪士祐吉及余也

貢饍定例

進獻物種諸道中湖南最多卽五十三州之民斂也恒式外漸為加定逐年釐謬有增無減余於是通計一年所供之數均平定例又定閏條以為按次需用而無閏則以其條作為吏況又別備一節日進貢需以支不恒之數而間架載錄井井有秩民皆便之吏

亦無怨

庫債徵蕩

湖南營各庫放債之案馴致奸營視公貨如已物肥官逋若茶飯而始以公錢重利取殖於民年倍歲蓰畢竟未捧者仍為逋藪釀成一部債帳矣所謂賑恤軍役補軍三庫記付時在錢僅為四萬六千九百兩零其餘各庫未收錢合為二十六萬餘兩乃於貢膳定例後別為查櫛令犯逋者自首則其可辨者多為二十四萬餘兩依數徵捧其難徵者二萬兩零特為蕩減即地給代分俵作還而流來債券悉焚之非惟

吏民之載欣抑余心亦快也

蒲鞭不用

余治湖南刑杖不用有不得已懲勵者營屬則使幕裨推勘民人則自其邑酌處余唯拱手而已公逋數十萬金収刷於一望之間而鞭扑不行於營庭梧墅朴公嘗稱之曰人所難及者此也

巡路村童

余於巡路過一荒村見茆屋半阤中有五六小兒爭出觀光身無蔽衣灑灑自得余乃感歎曰噫此固理也吾今從者數百食前方丈皆從彼屋中出故吾則

子姓少而彼之多男女郎與角不興盜之理也然而將此易彼誰能為之智者當有以辨之矣

遵山望海

哲廟辛亥余以湖南節巡部入扶安縣之遵山本守朴瓛堂珪壽勸余觀海同登西臺則落照銜山之際一抹濃霧初如烟起頃刻覆海薄於紗羅駸駸然厚於綿布未乃絮花重疊宛若鋪石之膚合步間水天一色滉瀁渺漫成一銀界世界儘為奇觀而恨無龍眠手為之點綴也

完伯還拜游觀

余於納節後謁游觀相國公問曰既經道伯有何所覺之事乎余曰京職之祿俸加厚然後士大夫可以存廉隅矣公曰何謂也余曰士大夫貧窮故每多求外而顧戀契活又陷于辜苟若祿俸厚則求外者當少雖求之擧皆清白矣公曰治國當如何余曰得賢者十一人則足矣公驚曰願聞之余曰大臣兩銓八道伯而已公曰然守令何爲余曰銓官賢則外任之人自當擇差監司賢則守令從以善矣公曰兩銓何爲余曰此則在於閤下公擊節歎曰是哉是哉今公非久當坐於此庭

秋堂審理

哲廟壬子因大臣筵奏有京外獄案審理之命秋曹三堂皆以曾經方伯者奉旨擬差而當品中只有余一人仍拜秋議分掌文案為百餘度閱月乃畢余之所傳生者幾十人也

續蘭亭會

哲廟癸丑暮春設續蘭亭會於終南之墨溪山莊同會者邵亭金永爵手山趙英和蘭畦趙雲周浣溪趙文和蕉坡朴興壽茶史徐堂輔鍾山李源命華山趙命夏秋潭趙徽林鄗南趙雲漢扈溪鄭永朝石居金

基續星山趙然昌丹泉曹錫輿周溪鄭基世菊下趙然興丹農李裕賡石篆鄭基命及余也一依禊帖之事流觴詠詩而詩各按其原韻次第賦之仍為繪盡與同人分度而燕士周棠郎會稽人而居蘭亭西者也聞余此會為詠小華續蘭亭圖詩贈之嗚呼今距右軍千五百年之間經是年而倣是會者不知凡幾而獨以蘭亭傳為盛事吟詠之不足而圖繪之不絕者非惟其筆法之冠冕千古抑其文章節義超出於江左諸賢之上故後人之想像景仰若是也然則所傳者在此不在彼吾儕盡思所以傳後之道也

嘉梧谷壽藏

余卜居維楊之嘉梧洞一日偶於洞之西麓得古人瘞器處趣因營壽藏文苑諸公俱作文以記之尹梣溪作記金游觀趙心庵金頻樵金荷屋南圭齋跋之鄭經山系之以銘或曰預立非禮也余應之曰此乃俗士執拗之見非達觀者之謂也昔朱夫子有壽藏司空表聖之居上官谷也因作塋宅與諸朋共飲其中此果何如余雖欲之然而恨無同遊壙中之伊人耳題其石曰李橘山翁新置標可吾福地現真顏翁不欲聞言可居他人何必過吾山

喉臣感仁德
哲廟甲寅余以知申屢侍筵中猥以羣工問備事仰
奏玉色輒有難處之意多以安徐爲教雖或依允屢
回斟量而後許之由是臨御以來小大無横罹之冤
民到于今有於戲之思焉

大造殿入侍
哲廟戊午冬十月誕元子載生之百日上召接羣臣
于大造殿命示元子盛舉也時各宮所進餠架並排
于庭其品各殊雕繪揭來壽福成文蓋頌禱之事也

洗心臺射帳

梴宗嘗御洗心臺命承史閣臣射帿賤臣以知申侍射御射三中賤臣亦二中上喜之賞皮物諸臣之中者賞賜有次盛舉也茲後更不得應射以秩漸高也

父子講官

先大夫帶講官小子亦任講官一日開講命下玉署吏來請於余余懸病吏禀於先大夫先君招余曰吾將代爾赴講余乃惶恐而退縉紳傳爲美談此與洪相彥弼及其子暹俱兼經筵事頗同而當作謏聞典故矣

父子備堂

英廟朝洪公鳳漢為相其子樂仁兼備堂請遞不允

正廟朝尹相蓍東言李晃應以父子同為備堂為難安然前有已例請飭出上曰令領相洪樂性有父子俱為行公之例此何為拘自是無相避之規而今以知申差備堂時先大夫兼有司之任論者謂有司與凡堂有異其議不一竟乃勿拘

續大典攷據

壺山朴相國晦壽在時任也於續大典中有考出之事而有司諸負繙閱屢回未尋端緒籌吏持經國大典以其意來禀於公余適在座請見冊子則註有續

補芳字乃言於公曰此冊是原編則續大典之補編者當有之以是考出好矣公乃覺而諭遣之蓋經國大典剏於光廟朝而成廟以後事入於續錄

祭文製進

余非文苑材而猥叨兩館之銜一日忽拜藝提之命即為承牌製進太廟親祭文不過幾時間事心庵聞之曰適來何多倚馬之才也

沙里院紀蹟碑

在昔純廟壬申西警時孝貞公以安岳守率兵三千出禦洞仙嶺留陣沙里院賊平乃已此余幼時所習

聞也抵廟辛酉余以海伯因支勅過是院問當時事父老歷歷具道於是斲石紀蹟而還

藕華亭感舊

海州有藕華亭純廟己丑余陪先君通判之行来遊是亭留題板而歸後三十二年猥叨本營節復来於此則亭已墟矣悵人事之遷變歎光陰之易邁於是鳩財重建少變前規而覓舊板揭之會父老設小契名曰桐鄉禊後祁堂洪公淳穆莅玆亦為添鈔續修

載寧郡夫婦獄

載寧郡曾有夫婦之獄查其文案夫打婦頰以年老

昏窒而斃因爲成獄便作鐵案余曰有子女之夫婦因微過相詰至於致死此非成獄之事於是更爲鉤覈竟宥之大凡獄案苟若詳細閱覽則多有傳生之端而當之者或以前人所結不爲閑涉或以泛忽看過不置遂審克昔月沙爲秋堂獄案屢百度數日審理而畢其時諸長老曰苟爲克審克愼則非數日內所判之事也以月沙之才有先輩之論如後生之不能早斷竟至年久無怍也

芙蓉堂竪碑

壬辰後宣廟駐蹕海州而仁祖誕降於芙蓉堂封其

房曰照日閣梧廟壬戌建碑于堂之嶼紀其蹟頼樵
金公撰文

芙蓉堂紀遊

芙蓉堂海西名亭也時值壬戌七月於是泛舟其下
載酒客與作既望詞以歌之此與赤壁之遊何如也
愧無坡仙作賦之材未能紀遊矣

碧城

芙蓉堂題板鄭磻詩曰荷香月色可清宵更有何人
美玉簫十二曲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此句塗
人耳目龍蛇之變倭奴獨愛是題頼而不燼李商隱

詩有碧城十二曲欄干之句碩之詩出於此而海州
因稱爲碧城

金沙

長淵金沙細而重取之不得藏之囊中雖至十襲畢
竟篩漏無遺此地有海棠産大豆黃卷比黃豆菜甚
大作羹太淡

請仍循吏反當問備

白川守金禹鉉素以循良稱移拜湖南郡將發之際
邑民遮路擔轎還置衙中齊訴願留之意余不得已
因民情請仍廟堂反以民習頑濫不可曲從該守對

理道臣越俸頭民刑懲之無何三南官長之為亂民所逐者因廟啓一併仍任廟堂事若是也

海西夫人庫

壬辰後上命設一庫於海營以供道伯夫人之需有勲勞於駐蹕時也余見文簿各庫進排者果有之而別立一庫非也月俸計為三百兩而令散入排朔可謂有名無實也

北伯擇差

挹廟壬戌北伯因民擾遞上教相臣曰北伯旣遞則此時此任尤當慎簡時任監司與曾經中各別擇擬

好矣鄭相元容曰三南則合當三政釐正之會姑難還移而西則臣有内舉之嫌矣上曰予聞海伯李裕元果善治云今因民事而移擬則豈可存嫌乎鄭相曰憲廟戊申李某擇差灣尹時既承聖教奉行今亦依前擬入矣余於是自海西作關北之行

公堂不廢

余移北藩赴任之路聞舊伯之遊幕裨營屬請廢正堂余聽而不答直入營中寢於公堂翌朝故爲晏起此或爲彈壓之一端耶

余在咸營鑄錢設於本營事有成命蓋自訓局主管而道臣只檢飭也監官十人與邊首二十名自京下来初設四十爐駸駸加設至為百餘爐之多一細音所鑄為幾十萬兩然三次失火消瀜甚夥京鄉之人俱為狼狽翌年冬录朝下撤鑄之命仍飭道臣善為措處時當歲末捧債者呼哭道路至於邊首自裁之境矣聞自鑄所上京錢尚在元山因取三十萬不問誰某除殖清帳時癸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翌年二月又因朝令作假家加鑄四月乃畢加鑄錢中二十萬因京閱納于龍洞宫十萬報京人債五萬分給監

官遞首等一萬資送色輩路費一萬因東朝命分俵各社一萬又别給各社二萬入於流來雜費本營則節目所載三細音税合為七千五百兩甲山銅税一萬兩而已

蕩減銅債

咸營撤鑄後甲山貿銅債四十萬兩之僞標假券遍滿一省勿論貧富無人不關由是京鄉牟利之輩伺察鑄隙將有綢打之慮余於遞歸後仰請銅債一款切勿舉論之意分付本道仍請一體申飭於關西道臣袖啓蒙允

罪人斯得

俄羅斯國與厚春爭界為六鎮心腹之慮久矣癸亥春彼人投書恐動欲售搖撼之計余即關飭北梱使之詗探果捉我人之匿於彼者二漢是慶興府吏金鴻順崔壽學也啓聞正法由是彼人失意退去然此乃一時之事也將來之憂預難揣度則為官長者必須先事操束到底糾察然後庶有分効也

老峯深衣

余於北關得見閔公鼎重舊衣二具一則與四䙆衫同而無後衽前兩幅相對下皆方齊領內對外方為

五六寸以紐鎖之前後三幅邊襞三疊緣加於上爲半寸許似與深衣襆衫之制參互而多類於鶴氅也一則綵色制如深衣而領則相對緣半寸在於衣袪之内馬氏通考曰參互讀絳緣領袖爲中衣或做此

歟

行鄉飲禮

北俗素稱勁悍新經民擾頗有桀鰲之習余思所以觀感之方於是行鄉飲禮是禮也卽三代揖讓之餘也選儒士百人講定儀註涓吉設行觀者如堵庶有感悟意盖以鄒魯之風待諸荊楚之人自可爲化民

成俗之一端也儀註藏於校院

行鄉射禮

既行飲禮則射禮亦不可不講於是選日繼行然儒生未嫺音矢使之屢日肄習然後始得成儀而節次則少遜於飲禮今余此舉與民共樂乃刺史之事也或有繼此而行之者歟

省謁先院

老德書院在於北青府先祖白沙先生妥靈賜額之院也余在關北思欲省拜疏請蒙允於是以牙纛之行謁俎豆之所石刻丁巳獻議豎之廟庭復審三樂

齋郎先生舊日居停處也惟我李氏章籍先蔭寔出八相兩四相來審也

咸營城堞

咸興府城堞郎玉城張公晚為道伯也使鄭忠武忠信董役所築者而至今數百餘年尚為完固先輩之臨事周密為經遠之計推可知也余巡視則果無一石之缺張鄭兩公白沙門人也

兩相交承

藥泉南公九萬為北伯多有經濟老峯閔公與之交承一遵約束至於城郭樓櫓之役亦依其言行之故

西公事業爲時所稱殆今百年尚此不泯先輩公耳
忌社之義豈非後生所模楷者乎

西北吏隸服色

關西吏中有所謂典禮名目而供役之際帽帶畢行
然不過數三人而北關則名爲土官者盡着帽帶每
日仕衙數三十人趨而前衣服甚鮮有非西關之可
比也入於殿最之啓而但無遷轉之例皂隸之着紅
帖裏關西嶺南同然關北湖南則無之也

肅愼古蹟

關北古蹟有所謂石砮石槍石弩者蓋石弩則見於

經傳者也余嘗作銘詞其一答曰大禹治水鑿山之斧
吳剛所桂修月之斧肅愼斷石宜男之斧得之者昌
三千年答其槍曰以鐵則鐵槍以石則石槍鐵耶石
耶肅愼之槍其砮曰馯彼飛隼越海而鲁其帯維何
有北之楛巳矣乎伊誰知夫肅愼之砮

覆盆子說

覆盆子產於長津者最佳也昔白沙先生謫北青有
人獻之先生悅其味進於疾恙中門人諫之先生曰
吾不欲久於世何必遠適口之物此載北遷錄余臨
時買來則當暑糜敗失其全形乃一紫汁也歡之甘

香爽口醺若飲醇真絕品也

三政釐正廳

哲廟壬戌上御法殿發策問軍還田三政之弊於是京外人士俱獻討論之對仍命設廳使大臣句管於是卷中採其可用者俾為釐正之舉初心庵主其事未訖旋為退去經山代之然事竟無成識者恨之盡心庵則以蕩還歸結立論經山則以仍舊修舉執意後心庵復入先行其法於湖南關西而未見弊袪効生之端徒歸有名無實之科時余在海營亦具矯捄之方而惟是空言何補於事哉

癸亥辨誣

中州人周少伯贈余吳興鄭芷畦所述廿一史約編乃全史抄成者也余尋常見之哲宗癸亥尹公致秀陳疏謂約編書朝鮮事者與國初宗系辨誣有異請更爲辨正命陳疏重臣持冊子隨諸大臣入侍以尹公差送使臣竣事而還稱慶告布國朝故事辨誣則例爲尊號於當宁故哲廟有受號之擧約編一匣共八卷也

外任製進國軺

國有遠軺章製述人抄啓後擧行而閣臣在外任則

雖未入抄一體製進例也余在灣府當憲廟己酉在咸營當哲廟癸亥俱爲製進而臨時皆有內閣知委也

啓請名幕

爲道伯者無擇名武啓請幕賓多有其例余拜完伯請訓鍊正申櫶司僕內乘李章濂拜海伯請折衝申正櫶鄭雲龜皆極選也後未幾年李章濂亦以巡留登壇其餘三幕俱至承宣亞將之列世或稱余之鑑識

辛酉冬余以海伯辭陛抵廟召見慰諭諄複居外四年之間玉音尚在耳及甲子入京滄桑已變慟究靡極是年秋值宙合樓奉審之日仰瞻大行睟容庸伸返面之義

少日談命

北關文姓者善談命余少時詢以休咎課年評論次第指的而正卿以後別無稱焉惟問之答曰臨時自可知之及夫入座陛品卽出海西轉向關北大拜而還正卿後實無可稱之職而然歟

康卜之奇

康卜者云是故相継之後也一日諸宰會坐各問休咎語及李公好敏生年月日對曰未幾恐有不吉居数日果卒由是擅名王考以余四柱問之時余未十歲也康大讃之後辛丑余再問焉康驚曰此乃吾於二十年前曾所論評者也今年必為登科出將入相之格故吾常不忌幸今重逢是年果大闡

唐舉之奇

余於戊午遇彦陽人吳姓者以麻衣術相余曰右手第二指黑子最貴若移於指之當中可以入閣以其迂言泛聽之甲子夏偶見手指則偏右之痣果移正

中西旋承拜相之命人皆以唐舉稱之余則曰年裏皮鑑自然變移何異之有

振山紀夢

庚戌余自龍灣歸往省振山時墓舍新成閑視倦卧夢有一人書贈一句曰鳳雛二羽是又有人短衣戴笠持一蕉扇還于樓上覺來莫省所謂而名其室曰二羽樓曰蕉葉後八年丁巳先得一丈夫子又十五年甲子入相而仍作省掃之行坐於廳軒陪隸之奉蕉扇者還之樓上其粧束宛如伊時夢中撫前程似有定也

先考夢諭

壬戌五月余在海營夢大雷電有若翻覆者然又火光燭地余怕甚不敢開戶忽有人持燈相照曰大爺有教公其無傷也其人卽文貞公舊傔身已故者也越二年在北道聞大拜之報神精飛越與伊日入夢時無異也

梅花夢兆

古語云眞人無夢又曰無想無因無夢余夢無虛發抑有因有想而然歟甲子六月在北道夢三本梅列於前一稍大而花裹二差小而花半綻三最小而花

邉白中黄伊日邸抄至閒鼎席俱備之報心庵趙公拜領撰余拜左撰荷瀞任公百經拜端撰矣蓋任公以正卿入閣以金攘玉而余則已登崇品也

福州犀

犀之上品必稱福州蓋其體堅如玉而文彩異常大勝於華產博物志云别有通天犀種側見則如截束髮而入水能照粧又有辟塵辟寒等種而未之見也皇明孝宗時南邉士人治福犀得一奇文即南極壽星像也鶴髮鳩節儀形宛然愛而粧帶不敢私儲獻之天子東國不知犀品只以好者稱為福州產可笑

犀帶有徵

憲廟己酉春文貞公奉審北陵四月生朝宿於安邊官廨夜夢孝貞公以犀帶二圍授之一則古物也一則蠟色葡萄文也後四年文貞公陞一品又十二年癸亥余在北關陞一品經山鄭公贈古帶曰此歐陽文忠物也金陵南公曾得之於燕京朝士而趙雲石昆季俱愛重之君其用之及甲子又得趙豊原家舊藏卽蠟色葡萄文此帶嶺營火時自入于池中幸而完之者也

家傳蕉扇

宗家有傳來蕉扇門内拜相則皆用之純廟甲子鰲
恩君以華留入相用之當宁甲子余以北藩拜相而
亦用之吾門中用是扇凡六次

可吾退士墨

海伯莅任則新製墨板例也余以可吾退士四字雕
板作墨盖以休退質諸墨卿之意也始於海營用退
士墨草疏乞休疏携之北闕繼以是墨正書登徹余
意已決于今十年官愈亢而年愈邁退士之墨幾為
磨盡退士之身尚未永退墨卿有知應以退士之當
退而不退者之負負矣噫

張園讌遊

往在甲辰余同鄭周溪基世曹帽巖錫而趙星山然昌朴錦舲永輔金石居基纘趙石農應和遊張氏園呼觴賦詩風流駘蕩世稱七學士會然畧能追古人之西園雅集乎恨無圖繪以傳伊後諸公俱登卿宰而相對話舊居然老白首矣能無流光迅邁之歎耶諸公次第遇甲年以詩相贈亦稀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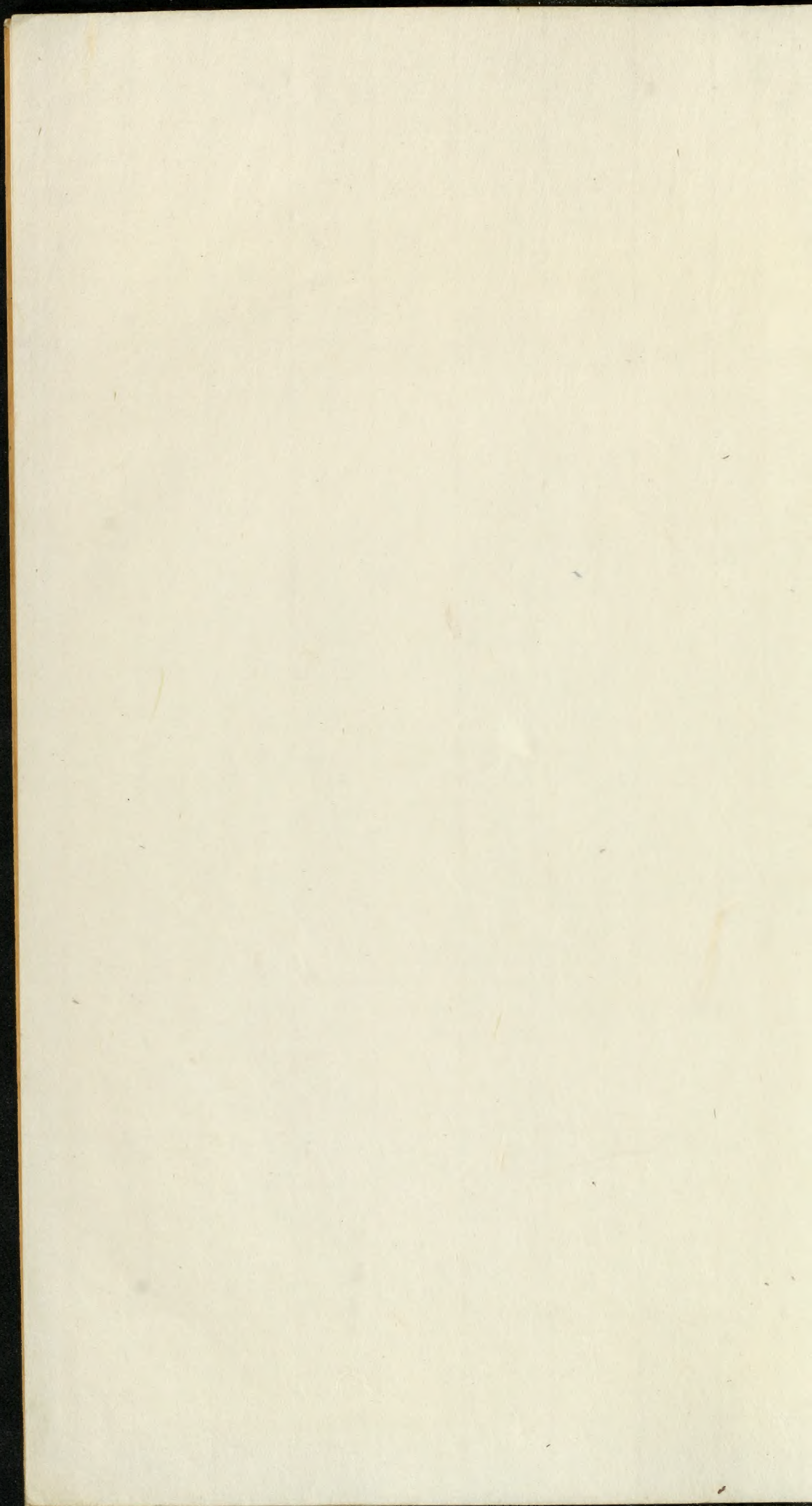
見詩識氣像

張園軸趙文肅公秉龜見之諸人之作皆有評語左讚周溪作曰其詩語平順無礙滞好八字莫如此人

後果驗先輩之見人詩文先論其氣像蓋詩出於性情故難掩其所存耳

衡園酬酌

憲廟丁未命行文衡圜雲石趙公主之事已雲石向諸宰曰此後則誰是叅圜者游觀金公曰李某洪某可以當之群公擧皆爲然洪某今右揆祁堂淳穆也李某即余而其時俱在叅外也先輩之期待如是



後果驗先筆之見人詩文先論其氣候至論其[illegible]性
情故對於其所存可
備圖制而
處廟丁未令行大備圖壇石遊大令至之事已定石向
鑄章四山後則雖是教國者游龍合石四方出漢業
可以備之者令學令者法漢業合存在行倚[illegible]
未為知令而貴時倚[illegible]為於山先會是倚陽[illegible]是

